苍茫化境穆家山水

尚 辉

中国画的跨文化现象在当代已屡见不鲜了，特别是那些通过借鉴西画力求中国画变革的艺术探索更是比比皆是。但是，从中西融合的角度推进中国画新变者大多生活于本土，是基于本土的文化经验对外来艺术的择取。值得注意的另一种现象是，生活于国外的中国画家有时更执著对于中国画传统的坚守，他们的变革并不是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变异，而是从传统中国画自身的发展逻辑进行演变和推进。按理说，他们长久地生活于国外，对于异质文化的接受远比在本土的中国画家更具有深刻与切身的体味，但从他们创作的路径审视，反而更加明晰中国文化艺术自身的品质与特征。不论是从眷恋的角度，还是从排异的方向，他们的中国画创作反而更符合中国画传统自身的演变逻辑。这种现象再次在穆家善的艺术创作中获得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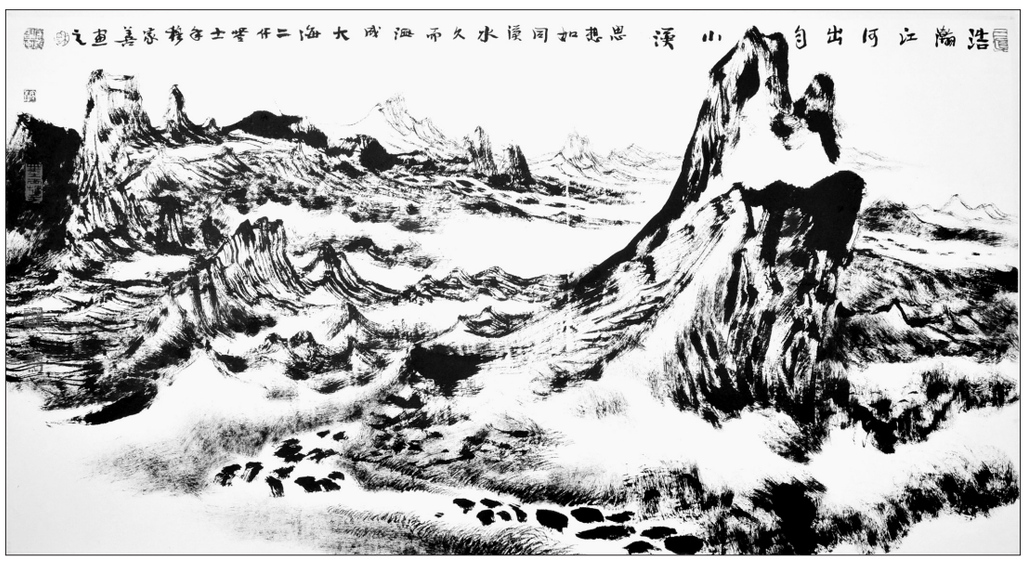
2011年或许是穆家善艺术人生最重要的一年。春节前后的短短数十天，他灵感骤降，数十年在中国山水画上的苦苦求索，居然于一朝完成自家面目的新变。这就是他从董源、巨然、黄公望、石涛、黄宾虹、刘海粟等追寻而来的新文人画一变而为焦墨枯笔山水，从而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不同于艺术史上任何家、任何派的穆家山水。

穆家善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1995年赴美办展、讲学、定居。在南京艺术学院，他沾溉刘海粟、陈大羽等大师名家，并从这两家上溯南宗之源，将披麻、解索、牛毛、荷叶和折带等众家皴擦笔法融会贯通，在南宗文人画的沉潜、静穆和飘逸中积学养气，试图在心境与意境上习得中国文人画之精髓。他此后的金陵工作与生活，正处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文人画在六朝古都新兴翻腾之时，在传统的基础上追随时代之变而变，画风虽和早年不同，但加盟于新文人画之潮也大体不离新文人画之风，这也是他定居美国后基本保留的一种山水画面貌。如果说美国文化给予他的文化与艺术的认知是对于文化血脉纯正性的守护，那么，这种跨文化在他身上的显现恰恰是拉开民族文化之间的距离。这便决定了他的中国画不是渐渐地和美国文化相贴近，而是怎样加强中国画的文化独特性。因而，锤炼与深化他的笔墨语言、文化语义和中国文化特有的积学养气，也便是他在美国这么多年做的中国画学功课。在这一点上，他的潜心修行甚至于超过了本土中国画家。

立于一朝之变的穆家焦墨山水，便是他数十年积学养气的结果，是他在异域文化语境中沿着古代画学之路自然而变修成的正果。在当代纯以焦墨画山水的画家并不多，画得有品格的更少。中国画用墨有浓、淡、泼、破、积、焦、宿七法，这七法虽不是每位画家都能灵活掌握运用，但浓、淡、泼、破是常法，是一般中国画用墨的基础。而积、焦、宿三种墨法，则是在前述基础墨法上的奇墨巧技，是使基础墨法发生风格变异的酵母。

穆家善用笔特别灵动，山石的呈现既非线也非皴，而是逆锋起笔，一笔下去随着提按力量与方向的变化随意生发，或骨线、或散锋、或皴擦，用笔很简却意态丰富，恣肆纵横，妙趣横生。焦墨在他笔下不是黑墨一片，而是通过丰富的笔性与笔意的变化传递心象与胸次。他运用的是一种焦墨，但通过笔法的千变万化而形成层峦叠嶂的高远空间、巨岩深壑的山势陡转以及山涧流泉的烟云变灭。因而，他不是用干笔皴擦描绘云雾腾生的表象，而是以笔的灵变不断生发幻灭无常的山水意象。从白到黑的渐变，虽没有淡墨渲染，却依然通过用笔的使转完成层次的过渡。当然，干擦，也是他表现烟云与层峦交接的方式之一。但，即使这种干擦，也是笔意丰厚，绝不像某些焦墨山水画家是以干擦描绘表象，失之于墨的意蕴。

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充满了金石之趣，从中不难看出吴昌硕石鼓文的笔线和黄宾虹苍茫而烂漫的墨意。他用笔的变化无不得益于南宗一系诸家诸法的神髓，如牛毛皴、荷叶皴、折带皴、解索皴，等等，但这些皴法都已幻化在他的焦墨之中，留其神似却化为穆家笔法。当然，穆家善的焦墨山水用笔绝不在于是一种皴法的集汇，更为重要的是，用笔使转的那种精神的贯注。这使他的用笔始终处于一种猛、狠、准的精神气场。对于他而言，每幅画面都是他的一场战斗，一场生命与精神的战斗。他像石涛或像海粟那样，用笔驰骋于他的画面，将生命的豪情与精神的挣扎投射到山水之中。因而，他的焦墨山水不像张仃先生那样的写实，而是立意于象外，将苍茫化境融于画面整体的气象之中。惟其如此，他的焦墨山水才气象峥嵘，大气磅礴。这不是写实山水所能表现的境界，这才是穆家善焦墨山水对于焦墨的发展与开拓。如果说张仃先生的焦墨风景是中西融合的表征，那么，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则是从西域之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越。



浩瀚江河出自小溪(焦墨) 51厘米×98厘米 2011年 穆家善

沈鹏：书协应减少“行政化”

本报记者 续鸿明

6月5日，纪念中国书协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书协顾问刘艺、佟韦、张飙，中国书协副主席申万胜、陈振濂，书法界专家学者周志高、周俊杰、孙晓云、李一、叶培贵做了现场发言，分别从不同角度畅谈了中国书法30年的变迁、发展和成就。

未能出席座谈会的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在书面发言中说：“中国书协成立的背景是：经过十年动乱，有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气氛，古老的艺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上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为革命文艺立下不朽功勋，那时的活动中心在孤岛上海。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我们的协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为全国性组织，有实力能办大事。这样的优势，有些韩国、日本的书家也很羡慕。”

沈鹏说，上世纪80年代书协初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不少先辈都已作古，我们深表怀念。对于曾经为书协做出贡献的人士，也应表示感激。“如今，我们的缺失常表现在精神方面。‘左翼’时代鲁迅这样的精神领袖，我们不敢奢望，但可以也应该要求多一点真正的艺术精神、艺术气质。‘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是谓有大师之谓也。’这一点，我以为对协会也是适宜的。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不但在硬件，更重要的是针对书法的特殊性，建立学术自由、民主的一套机制，打开多元发展的局面，全面提高书法家素质和事业质量。我们不能不从事业的长远利益着想，为后人着想。要让后人看到我们究竟做了多少有益的事。”

沈鹏说，胡总书记针对教育、科研在不同场合提到“原创性思维”“发扬个性”，温总理最近也说青年要“独立思考”。我们真正坦诚的思想交流还很不够。而艺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平等基础上的讨论，建立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运行机制，才能推动创造力，让大家心悦诚服。协会的凝聚力才会是牢固的而不是表面的。

沈鹏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组织，纪念自己生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总结经验以及教训。在书面发言结尾，沈鹏写道：“书协成立之初，规定了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专业组织’，在我心中协会定性就应该这样。社会上有些部门发出‘去行政化’的呼声，是否可以参照？至少要减少‘行政化’吧！书协是书法家之家，我们要真心实意地热爱。”

座谈会上，中国书协邀请100多位当代书坛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及历届中国书协领导参与撰写、历时5年编竣的《中国书坛纪事》举行了首发式。会上还表彰了30年来为中国书法事业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的书法家、书法工作者。

艺苑卮言

阿特姐姐让谁不安

张晶晶

微博人物阿特姐姐最近引起众多艺术界人士围观，这位匿名者爱用三言五语讲当代艺术圈的小故事，与众不同的是她总是“揭人短”，敢碰艺术大佬、市场大腕的痛处。话说今年媒体上尽见某拍卖行某作品又创新高，负面消息几乎绝迹，只见阿特姐姐发言说：“翰海拍卖伤不起啊！2011年春拍‘中国现当代美术’专场流标多啊！嘉德的题目不该碰有木有？垃圾作品太多了有木有？”曾梵志的作品《豹》侵权风波起，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阿特姐姐摆出摄影照片和曾梵志作品的对比图，一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让多少人会心一笑。何多苓是公认的优秀画家，在铺天盖地的赞美声中，又是阿特姐姐用“低俗”的话语点出了何大师的小毛病，“除了几幅以著名女诗人翟永明的人物为模特的画外，后边的画只要没有了前妻翟永明的影子，毫无文人气了，像这张著名的《在树干上蹭痒痒》，什么意思？不带这样侮辱女青年的。”

这几年，艺术是一袭华美的袍，媒体、市场、艺术家都铆足劲赞美它，以期卖个好价钱。袍子上的虱子和艺术有关，但有伤卖相。猜想阿特姐姐是个热爱艺术的文艺青年，总在现场，爱挑那几个小虱子，所以观点才能刻薄到点子上。自从她引人注意，关于她身份的猜谜游戏就没有停止，被猜测的记者、策展人、拍卖师等身份均算圈内人士，但她统统不承认。其实这些猜测不无道理，不是圈中人，讲不出内行话，而阿特的微博更新迅速，不但有立场、有倾向，还很专业。

看来阿特不愿暴露自己实在情有可原，并非哗众取宠。懂艺术的圈中人对艺术之事，往往是有口难言。媒体是艺术界的苦劳力，把青春和版面都献给了蒸蒸日上的艺术。艺术圈是个小圈圈，来来往往几个人很快成为面熟客，中庸之道则是明哲保身，得罪谁混口饭吃都不易，真知灼见、爱恨憎恶只适合向体己者说。

有人说这些小故事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路人皆知，但是只有阿特姐姐说出来了。很多人开始关注阿特，其中不乏匡时董事长董国强、程昕东、张晓刚等人。她不仅走红于虚拟世界，也是艺术圈茶前饭后热议的人物。吴华在微博上发问：“有人说阿特姐姐到底是谁？这问题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大家见面必聊。她真的是太强大了。”

阿特姐姐并不认为自己强大，她自称“未来偶像社会栋梁请自动远离我”。在被人肉搜索，甚至被人动用技术力量查真实身份之后，她只是宣称：“让我为当代艺术的河蟹献一份绵薄的娱乐之情。再次感谢转发真相的童鞋们！”恐吓事件之后，关于阿特姐姐真实身份的猜谜游戏依然没有停止。程昕东说得好：“保护阿特姐姐吧。有她，我们会有一种提醒，她就在我们身边。”

民居系列35(油画) 60厘米×70厘米 2004年 王汉乐

博客选登

又见毕业论文

张 敢

每年5月，各高校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们便进入了疯狂的论文审读时间，各种论文潮水般蜂拥而来，确实感到有些喘不上气来。有一阵子，我调整好心态，认真地审读每一篇文章，毕竟没有人全知全能，学术上更是如此，我从这些年轻作者的论文中收获颇多。

由于出身的关系，以及能力有限，我经常参加的答辩会集中在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的艺术史专业，别的地方很少有人请我，因此没法像有些大能大德的学者可以在简历中写上“经常担任清华、北大的答辩委员”这样的荣誉经历。说实话，最近的一些论文让我感到更多的是煎熬，而不是从中获益的快感。

如果将央美和清华美院两所学校的论文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央美学生的论文具有更强的问题意识，学生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发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并由此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让读者跟着他或她的脚步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或者找到一个全新的视点，让人豁然开朗。当然不是说央美的论文篇篇都很优秀，前两年也见过很烂的。而且央美最大的问题是对学术规范的要求不够统一严格，学生在写参考书目时五花八门。这看似细枝末节的要求，实际上会让人对论文的学术含量和可信度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清华美院的论文要求貌似严谨，格式非常标准，但是内容一塌糊涂。而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出在老师身上。首先，教师间缺少真诚的学术沟通，大家都好像小心翼翼地在雷区里行走，你别碰我，我也不惹你。对学生的论文基本不提意见，因为有些导师会恼羞成怒，转而拿你的学生下手。开题报告本来是要让几位老师共同为学生把关，让学生找到一个最恰当的选题方向，以便写出一篇合格的论文，我非常希望同事们能为我的学生提出中肯的意见。我非常愚蠢地认为别人也这样想，于是在某次开题会上指出某位导师的学生题目较大，不适宜作为硕士论文。结果是那位老师很愤怒地对我进行了“驳斥”(其观点非常荒谬)，捎带着将我的学生奚落了一番。我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只得嘱咐我的学生一定加强自身修养。那位老师的学生在开题会后私下来找我，认为我说的是对的，问我怎么办。我只好非常歉然地说，如果我当时不提出来还好，现在你已经没有余地了，因为你的导师已经绝对不会做任何改变了。其次，缺少基本的学术判断。有些论文能通过都算高抬贵手，但是居然得到了全优。一篇连像样的综述都算不上的论文，居然能得全优，呜呼哀哉！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导师专找熟人友人，二是评论者毫无学术眼光。但是这样的情况居然屡屡发生，且发生在专门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艺术史论系。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学生论文的水平让人难有期待。

当然，这种情况绝非央美和清华美院仅有，只是因为我相对熟悉一些而已。有一位老师说，他参加南方一所大学的答辩会，居然一下午进行了9位博士的答辩。可想而知，这样的所谓学术研究还有何价值和尊严可言。与上述那种不负责任的答辩会相比，清华美院和央美还有一些借用了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写作的论文的答辩会。尽管与艺术全无关联，但自诩为艺术史学树立了规范，其沾沾自喜之状同样令人生厌。

对待学术应该态度严谨自不待言，但是因些许小技而相互轻慢绝不足取。让学术轻松点，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松点，让学生们轻松点，让论文轻松点，也许中国的学术反而上去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王汉乐的风景感悟

蒯 天

油画艺术是视觉感染力的完美呈现，独特的空间感和色彩美在风景油画中有着非常传神的体现。近日，观赏了王汉乐先生的一组系列油画《民居》，感触颇深，黑瓦白墙，纵横捭阖，处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人文气息，恣意流动的色彩、无序有形的条块将艺术家内心深处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迷恋展示得淋漓尽致。

皖南的古宅民居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建筑的杰出代表，高墙深院，层楼叠瓦，处处是景，步步入画，再加上皖南民宅大多依水而建，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本身就是一幅幅绝妙无比的山水画。王汉乐笔下的皖南古民居，黑瓦白墙几乎充斥了整个画面，墨彩斑驳淋漓，近乎抽象，既有中国画大写意的酣畅，又有着西画的理性厚重，看似混乱的笔触中民居的形状不再重要，真正直抵人心的是那一丝丝从中透出来的现代人类对心灵家园的追寻，对宁静质朴生活的向往。看王汉乐的油画，时不时会有一种恍惚，仿佛那些古老的屋舍都幻化出了活生生的生命，扑簌簌地走到你的面前，一种诗化的意韵油然而生。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抹去了光影的具体变化，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式效果，这未尝不是画家试图站在中西方艺术交汇点上的一种尝试。

这些年，王汉乐痴迷于对于自然的倾情描摹，并在其中注入个性元素和时代特征，在写生基础上将色彩和空间之美发挥到极致。蓬勃的生命、闲适的情感、温暖的情谊、浓郁的乡愁等不同的情愫融合在他的风景油画中，使他的作品具有浑然天成的大美。我们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更是在不同的风情中体会着心灵与心灵的交融，感受着独属于王汉乐的风景感悟。

消息树

李宝林在沪展山水艺术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由中国国家画院、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大山回响——李宝林山水艺术展”6月3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开幕。原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钮茂生，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李卓彬、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出席了开幕式。

李宝林此次展出的66幅代表作，既有《河曲雪霁图》、《三峡神采》等鸿篇巨制，也有《山魂》、《灵光》等笔墨精妙的小幅佳作，集中呈现了其山水画创作的独特风采。这是继“大山回响——李宝林师生画展”后又一次以“大山回响”为主题举办展览，75岁的李宝林表示，“大山”不仅代表祖国的山川等自然物象，也代表了李可染等前辈艺术家所创造的山水艺术的高峰，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它们所激起的阵阵回响，正是自己多年来潜心追求的艺术目标。

随后的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30余名评论家对李宝林山水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称赞其笔墨浑厚华滋，线条朴拙旷达，在传承李可染笔墨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传统水墨艺术和当代审美范式有效对接，建立起自己的大写意符号系统，堪称“李家山水又一峰”。

中国美术学院成立包豪斯研究院

本报讯 日前，在杭州市政府和中国美术学院第四次战略合作会议上，杭州市政府授牌中国美术学院成立包豪斯研究院。

据悉，为打造全国创意产业中心，杭州市政府花大力气引进“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列藏品”，这是中国首次引入西方近现代设计藏品及研究系统。该批收藏涉及的近现代设计作品以包豪斯为主，又不止于包豪斯。藏品共计7010件，大件以凳椅沙发、床和茶几等家具为主，小件包括杯、盘、壶等银制品和玻璃器，以及纸质邮票等，这批藏品以德国魏玛“包豪斯”为核心，体现了1850年以来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的发展和演变。

由于这批藏品价值珍贵，杭州市政府委托中国美术学院为其打造专门的设计艺(博物)馆。在该馆建成之前，藏品将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师生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的标本，暂存放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李百灵)

当代水墨同盟东莞展出

本报讯 由广东省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岭南画院承办的“从母语出发·当代水墨同盟东莞展(第二回)”日前在岭南美术馆举办。

本次画展展出作品近百幅，画家石虎、丁立人、何建国、张立柱、曾来德、张进、一了等参展。主办者称，从母语出发，即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从凝聚东方智慧的汉字出发，从东方玄妙的水墨出发，从一切创造性的具有原生态精神的本土艺术出发。如何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索具有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是今天艺术家们的共同课题。 (周少一)

张晓军《巡访札记》出版

本报讯 日前，由美术评论家张晓军编著的《巡访札记——来自90年代的艺术现场》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张晓军198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现为《艺术》杂志副总编，长期从事美术创作和评论工作。《巡访札记》收录的文章来自作者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内部刊物《美术家通讯》上撰写的同名专栏“巡访札记”，包括艺术动向、艺术思潮、艺术家言论、理论动向、艺术市场等诸多方面，图文并茂。 (张西若)

王召海山水画展亮相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中国山水画研究院主办的“王召海山水画展”在北京首美画院举办，展出王召海近年创作的山水画精品56幅，包括部分写生创作。王召海崇尚自然，钟情于表现黄山松涛、禅寺古柏，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融入山水画中，作品具有苍润、灵动、清新的韵致。

王召海，1960年生于山东台儿庄。现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美协敦煌创作中心创作委员。 (美 周)